

不容青史盡成灰

白先勇為白崇禧立傳 (上)

●石永貴 (正中書局董事長、大學教授、台視、中視總經理、台灣新生報、中央

日報社長)

蔣李白之現代三國

提起白崇禧將軍，大概五十歲以上的中國人，對於白將軍的神奇戰功，都耳熟能詳，甚至成為民間鐵板快書的好材料。「小諸葛」自北伐抗戰乃至國共戰爭，揚威現代中國半世紀，連日本軍人都畏懼七分。當民國二十六年「七七」爆發後白崇禧捐棄成見，化敵為友，響應共赴國難的號召，應蔣中正委員長之邀，在廣西軍政鄉紳反對之下，入京以行動擁護中央，響應蔣委員長抗日救國號召，轟動海內外，日本報紙當白將軍入京第二日大字標題：

「戰神到了南京，中日戰爭終不可避免！」
 「(郭廷以校閱，賈廷詩、馬天綱、陳三井、陳存恭訪問紀錄，《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》(上冊)，頁九九)

白將軍入京，支持政府對日抗戰，而形成全面抗日行動之始。其後，中央為全面抗戰，在南京召開全國軍事會議。是具有代表性的軍政大員馮玉祥、閻錫山、劉湘都參加。劉湘為表示抗日之決心，願出兵五百萬。馮、閻、劉參加軍事會議，就有一種說法，與白將軍入京有關。但白將軍謙遜地表示：「我想未必然，因為抗日已是全國一致之要求。」(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(上冊)頁九九)。

白崇禧動止影響中國禍福太大了，蔣(中正)與李(宗仁)、白(崇禧)三者

之間的分合互動關係太重要了，實在就是一九四九年中華民國敗退到臺灣，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共在北平建國的關鍵所在！

蔣、李、白簡直就是「現代三國」的

一部另類翻版，雖然不堪回首，卻值得警惕。

海內外撰寫白崇禧傳記有多部，其中較熟悉的有：《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》(上、下冊)，臺北中研院出版；程思遠著《白崇禧傳》，曉園出版社出版。

這兩部有關白崇禧的回憶紀錄傳記，不只是都有缺點，甚至可以說有嚴重的缺失。

《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》，固是來自第一手的口述資料，訪問時間是民國五十二年二月七日開始至五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，一共訪問了一百二十八次，初稿約五十二萬言，但有兩項缺失：第一、尚未完成訪問，不幸白先生就遽逝(訪問至逝世前八天)。第二、訪問地點是臺北。那個時期，白將軍以大陸失陷，「待罪之身

「反省自責，其環境雖不如張學良之嚴重，但與蔣中正之關係，可謂恩斷義絕，積怨在心，積謗在身，是世人皆知公開的祕密，有些話，不便說，至少，無怯場所欲言，這是傳記口述歷史最大的缺憾。」

程思遠是屬於桂系中活躍人物，當年，風頭亦健，甚至參贊要政，遊走各方之間，山河變色，落得政治協商人物在身，居住北京，以他的身分與北京環境，他知道往事甚至要聞也許不少，但能寫出來的，不是耀自己當年勇，就是壯主人的聲勢，根本就無法苛責真實與客觀了。

白先勇不只是才氣縱橫，而且是一位孝子，白氏七兄弟中，在國內外各有所成就，先勇排名為「老五」，白將軍伉儷生前，人前人後，一提到「老五」，就笑容滿面，合不起嘴來，先勇果然不凡，真是父以子為傲。

白先勇的小說，我們所熟悉的，都有地方環境作為背景，如桂林、如上海、（金大班最後一夜）就是發生在上海。

當年的白公館，政軍光采，自不在話下，而各類配角，亦不可缺，活躍在白先勇筆下，成為白先勇小說的特色。先勇年幼，較少有機會親領白氏盛世的風雲際會

，他幾乎獨自在上海家中度過（即今日臺灣著名商人「南僑」陳飛龍經營的德國啤酒店的白公館）；但在臺北的日子，當年意氣奮發，帶領千軍萬馬，度過千山萬水，成為往日雲煙，不只是成為過去，而且老將軍在低聲不語、哀聲嘆氣中度晚年，連「死因」都成為政治人物茶餘飯後閒言閒語，真是與「有小諸葛在，東洋鬼子其奈我何」的風雲時代，有天壤之別。善良而孝順的先勇，能不心痛嗎？

大陸興亡歷史縮影

白崇禧的歷史，就是中國大陸興亡的歷史。

這段歷史真相如何？白先勇以至孝至忠的精神，要讓世人知道。歷史自不容空白，歷史也不容扭曲，歷史更不容離開事實。白先勇的至孝，是盡人子之責；白先勇的至忠，是盡一位學者忠於事實責任。

這些年來，自從他發奮寫白崇禧傳以來，除了他自己家庭所積藏的文物資料外，他發揮了胡適「上窮碧落下黃泉」的考古精神，到處跑到處問到處查，用史學的嚴謹方法，以求有朝一日，事實公諸於世，這也許是臺灣社會開放後，對於像白崇

禧將軍這樣歷史人物的一大功德。蔣中正、李宗仁、白崇禧的關係，非常奇妙與複雜。

《白崇禧傳》作者程思遠就說：白氏曾在北伐抗戰時期襄助蔣介石，但又三次逼蔣下野。

史學家黎東方博士在《蔣介石序傳》中指出：「蔣公對白崇禧的學識與眼力，一向欣賞。」（黎東方著：《蔣公介石序傳》，臺北：聯經出版公司，頁二四一）

白先勇更具體舉出蔣中正一生的功業，離不開白崇禧的襄助：「北伐父親任參謀長，抗戰任副總參謀長，國共內戰又任國防部長，中華民國三個重要階段，父親都出任蔣中正的軍事幕僚長，在北伐抗戰的緊要關頭，父親向蔣氏提過一些重大軍事決策，也曾獲採納。」（白先勇：《白崇禧將軍與四平街之戰》，臺北：《當代雜誌》，第一四八期，一九九九年十二月，頁六十三）

白崇禧與蔣中正間的關係，也很奇妙與神奇。蔣在軍政或重大戰場遭遇重大困難無法解決或突破，就會想到白崇禧攜「上方寶劍」督陣，而均能化險為夷，克敵

致果，如抗戰初期協助李宗仁的台兒莊大捷；如國共時期的「四平街之戰」、臺北的「二二八」事件均是，不勝枚舉。至於白先勇所指的「一些重大軍事決策」，如抗戰時期，白崇禧引以為傲的，在南京退守武漢召開的軍事會議，我國面對日軍之優勢裝備，白氏在會議中提出：「以游擊戰配合正規戰」，「積小勝為大勝，以空間換取時間」，得到蔣中正的認同而終獲會議通過。（《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》（上冊），頁三五〇）這幾乎是抗戰期間，無論軍民同胞，人人均能朗朗上口的勝敵策略，也無論有組織的中共軍或無組織的民眾游擊隊，均源於「白氏戰略」。

但白崇禧在政治利害上，屬於「桂系」；白氏在我國軍事將領政治人物中，不只是雄才大略，有蓋世之才，但也有個性，亦如葉公超、孫立人等，儘管有赫赫之功，很遺憾的，無法與蔣氏維持善終的關係，個性無法互補而造成對立，甚至決裂。相忍才能相成，這是歷史經驗法則。

從北伐至大陸軍事失敗，導致中華民國政府撤退到臺灣為止，真是驗證了臺灣在糾纏時期中美外交關係的一句話：合則兩利，分則兩害。

蔣、白間的大合作與大決裂，也自北伐始，北伐終。兩人之間明爭暗鬥，從無停止過。白先勇就為其父抱不平：父親不只是全程參與北伐，自最南打到最北，但完成北伐之時，父親卻僅幸以身免，所幸軍隊成為「叛軍」，被同為北伐軍所討。其命運類似曾國藩、國荃兄弟攻破南京，太平天國亡之情景。曾國藩與白崇禧處理子弟兵有所不同，曾國荃自請開缺回籍養病，曾國藩大規模裁撤湘軍，「國荃功成歸里。」（石永貴：影響中國第一人，東大圖書公司頁八一—二）國藩命其弟帶湘軍快快回鄉；白崇禧完成北伐，卻願率領戰勝部隊，開發至西北，駐守新疆，以防邊患，以圓其少年從軍夢。

青年時期自美學礦返國即被蔣先生留住，追隨左右的陳立夫先生，就很有動描述北伐時期蔣、李、白三者間的微妙關係：「蔣先生和白崇禧將軍之間，常常在觀點上有所不同，每遇這一情況，我都盡力去協調。每當接到一份有關戰局的重要電報時，尤其是李宗仁來的電報，我一定抄寫兩份，一人一份，如果他們意見不合時，我總會和白將軍細說，通常他到了最後仍是會聽從蔣先生的。白將軍對他們的廣

西同鄉、第七軍總指揮李宗仁特別偏私：。」（陳立夫著：《成敗之鑑，陳立夫回憶錄》，臺北：正中書局，頁七十五）

李氏敦厚白氏聰慧

「李、白」在現代中國政治的巧妙搭配互為表裡，不只是絕配，中國歷史難找到第二對，其美妙，可以說如李白在唐詩中的地位，不只是發揚「廣西精神」，亦是中國政治良好的示範。

李宗仁以寬容敦厚見長，而白崇禧以才幹智謀取勝，白對李的影響關係，可謂言聽計從，因為形勢之發展，李有政治地位，而白有軍事實力。可惜以圍棋見長的「小諸葛」，失算李的兩步棋，而錯到不可收拾的地步。

一步是李宗仁競選副總統，造成蔣、李失和對立；一步是李以代總統之尊，當危急存亡之際，置國家安危於不顧，離開自己國土同胞而去，赴美國乞取軍援。

兩步棋，實在是一步棋。如果不是副總統的職位，就不會發生第二步棋，現代中國的歷史，也許，就不會傾斜，就會循序走下去。

最後改變當年李宗仁競選副總統意願

的，有兩個人，也只有兩個人，他們不只是改變李宗仁的一念之間，也改變現代中國的歷史命運。

歷史任何錯誤的形成，幾乎都是自己造成的。

一位是「合作夥伴」白崇禧，一位是最高統帥蔣委員長、蔣主席中正先生。

可惜的，他們都錯失了這盤棋，致埋下中華民國敗亡的火種，導致中國政治、經濟、軍事與社會全面崩潰的悲劇。

當然，當時競選副總統李宗仁的聲望

，早已超出「廣西」的聲望與「桂系」的地位，這是白崇禧最清楚。但，白將軍缺乏當年「七七」爆發時的勇氣，也應有他自己的算盤。當年，除他的夫人馬佩璋女士外，桂系軍政要員包括：李宗仁、李品

仙、夏威、廖磊、黃旭初等，「眾人皆反對我入京，惟恐中央對我不利。」只有他的夫人支持，「給我精神上不少鼓勵。」

（《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》（上冊），頁九十八）。白崇禧也坦誠：「我個人與這

次副總統選舉的關係極大。我的太太反對我幫李宗仁競選，她說：『你為何要捲入漩渦中？』就是她一個人不贊成。」（《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》（下冊），頁八五

八）真是難得與不易，因為白夫人平時並不過問政治，對政治亦無興趣，連國大代表她都不要而讓與她人。

但這次「小諸葛」失算，基於「歷史上以我們私人關係講，我助李宗仁競選是義不容辭。」（《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》（下冊），頁八五九）。他忽略白夫人的

忠告，造成個人、廣西以及全中國無法補償的損失。

白崇禧在回憶錄中，分析李宗仁競選副總統成功的條件：

- （一）廣西建設的聲譽。
- （二）北伐時期第七軍的聲譽。
- （三）抗戰時主持第五戰區軍事的功勳。
- （四）待人接物的態度。（《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》（下冊），頁八五八）。

其實，還有更重要的本錢，是李宗仁奉蔣中正之命，主持北平行營，政通人和，累積下來不少政治資本與聲望，儼然成為北方軍政領袖。

另一方面，一手推動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行憲選舉，也是一直代蔣先生辦黨的陳立夫先生，身歷其境，感觸更深，真是「寒天飲冰水」，事過境遷，蔣中正先生

退到臺灣，痛定思痛，陳立夫被迫離國，「外放」至紐約養雞謀生。陳先生返回臺北，以在野之身，回首往事，寫了一本《

陳立夫回憶錄》，道出「成敗之鑑」，著墨他追隨蔣先生一生甚多，其中，有關副總統選舉失敗而造成國家悲劇，山河破碎

，除了自責外，對於蔣先生亦有所微辭。從開始至收尾，蔣先生失之先機與決斷。實在話，如今想起來，當時的中國，從一

片烏煙瘴氣組成的國民代表大會，內有國民黨與三青團明爭暗鬥，再加上民青兩黨

也要分享成果，外有共產黨陰謀詭計，根本沒有條件與資格玩這樣高格調的民主。但蔣中正先生由八年抗戰勝利之威望以及美國的恩威並施，而實行這個早熟的民主

遊戲，早就把國父的先進經驗與建國程序：軍政、訓政、憲政，忘記得乾乾淨淨。陳立夫痛定思痛，指陳幾點：

- 一、准不准李宗仁選副總統，要不要他當副總統，越早決定越好。但「蔣公當時很猶豫，他也不好意思制止那一個人，他也始終沒有去阻止他。」
- 二、蔣委員長有意推薦胡適去競選總統，蔣先生心中有個如意算盤：「他如果總統是一個文人他來做副總統，那就能

阻止任何人來爭此席位了」，但此計黨內大老反對，因為胡先生非屬國民黨員。

三、依美國慣例總統的競選夥伴，是由總統挑選而非他人任配，或自由競選，但蔣中正先生竟宣布：副總統自由競選！

四、大家皆知道蔣中正先生的副總統候選人是孫科先生，國父的公子，也蠻理

想的，「在還沒有舉行競選總統副總統之前，李宗仁一度曾感到有困難，想要退出競選，並正式向蔣先生表明，但蔣先生不批准，而予以慰留。」

陳立夫說：蔣公既可提名副總統候選人，又可核准李宗仁退選，但均未做。「結果李宗仁被選出來，這個就是我們今天

中外詩壇

泰國行吟

張壽平

朗吟潑墨意俱傳，佛國一行結勝緣。吾道正開新世紀，湄南河上會群賢。而今休說中華大，四海交流文化傳。此亦佛陀無量義，大悲須結眾生緣。識得千秋聖業傳，須彌山近更多緣。今朝崇聖還崇佛，不信詩無李杜賢。硯中一滴蓬瀛水，多少龍華會上緣。即席揮毫書大願，新春新世紀新賢。為開新世紀新賢，文采風流域外傳。我愧難成菩薩道，但隨諸佛說因緣。

孫紹誠

文化交流：吟詩潑墨意俱傳，佛國一行結勝緣。筆底展開新世紀，交流文化會群賢。黃金大佛：試望輝煌大佛身，無雙瑰寶降凡塵。黃金渡得無邊眾，也渡今朝文化。

張壽平

蘭花園：一園花好四時開，盡異吾家九畹栽。衣上留香揮不去，今宵誰到夢中來。坐大象：客子騰身登象背，更隨巨足遶山歸。愛他步步留蹤印，不似楊花飄蕩飛。湄南河上：明日將歸今日短，再來未定是何年。醉人夜色湄南水，盃影波光飄一船。中華會館：請看曼谷中華館，大統五千年國花。葉葉枝枝皆本色，清芬散入萬僑家。

為什麼要到臺灣來的主要原因。」（陳立夫著：《成敗之鑑，陳立夫回憶錄》，臺北：正中書局，頁三六〇—六六二）

抗戰勝利後，論功行賞，對於八年抗戰有重大貢獻的「桂系」靈魂人物——李白——李宗仁、白崇禧，均受到重要安排。李主持北平行營主任，駐節中南海；白為行憲後首任國防部長。可惜的，兩位是坐在適當的位置上，但未能發揮適當的貢獻，致功敗垂成，導致勝利後不到五年時光，從數百萬精銳軍隊，至中華民國一敗塗地，退到臺灣。

白先勇因為寫他父親的傳記，真是胸有成竹，他暢談白將軍的功業，一如海明威的戰地小說的傳奇與傳神，但是，無論作者與聽者，均與看小說有顯然不同的心情，因為白先勇筆下的白將軍，不只是他心愛的父親，也是大家所敬仰的白將軍。

白先勇的白崇禧傳，既以時間為序來寫，又有歷史重大事件作支柱，可以說，中國歷史的幾種寫作手法，再加上白先勇熟悉的西方學術研究方法，都會活躍貫穿在他自己的大作中，他敬愛的父親、國人所崇拜的現代軍事英雄白崇禧將軍一生真實而又傳奇的事蹟。（未完待續）